

林则徐 魏源

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、源远流长，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……它涵储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，是中华民族之魂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、脍炙人口、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，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，引导青少年准确地理理解作品中的道理，把握国学的精髓。



林则徐
魏源 / 著

品
读
名
家
精
萃



点
亮
智
慧
人
生

近代名人文库精萃

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、源远流长，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……它涵储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，是中华民族之魂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、脍炙人口、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，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，引导青少年准确地理理解作品中的道理，把握国学的精髓。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林则徐 (1775—1850)

字元抚，一字少穆，号谿村老人，福建侯官(今福州)人。嘉庆九年(1804)举人，十六年(1811)进士。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历官御史、浙江盐运使、江苏巡抚，以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。后为陕西巡抚，擢云贵总督，因病辞归。咸丰初，命为钦差大臣，赴广西督办军务，至潮州病卒，谥文忠。他不仅是近代政治家，还是诗人、散文家。早期作品多为消闲遣兴之作，但仍然渗透着济时拯民精神。鸦片战争后之作，表达了对时局的深沉忧思和对投降派的指责和愤慨，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精神。文章多为奏疏等政事文章，切中时弊，活脱自如；书函情真意切，生动感人。遗著有《云左山房诗钞》、《文钞》和《林文忠公政书》等。

魏 源 (1794—1857)

字默深，湖南邵阳人。近代文学家、思想家、史学家。鸦片战争后，编写了近代史上具有启蒙价值的国外地理学著作《海国图志》。在文学上，提出“贯经术、政事、文章于一体”的主张。同龚自珍一起，开创古文创作“以经术作政论”的风气。作品内容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，歌颂民族英雄，揭露弊政，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情怀，发出了要求变革现实的时代呼声。艺术上融自然、历史、哲理于一体，感情激越，爱憎分明。其创作大多是政论文，激昂慷慨，气势磅礴，有撼人心魄的力量。撰有《古微堂集》、《海国图志序》、《圣武纪》等。

林则徐 魏源



林则徐
魏源 / 著

近代名人文库精萃

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，源远流长，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……它涵蕴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，是中华民族之魂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、脍炙人口、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，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，引导青少年准确地理解作品中的道理，把握国学的精髓。

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，源远流长，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……它涵蕴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，是中华民族之魂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、脍炙人口、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，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，引导青少年准确地理解作品中的道理，把握国学的精髓。

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近代名人文库精萃.林则徐、魏源/刘东主编；（清）林则徐，（清）魏源著.—西安：太白文艺出版社，2012.5

ISBN 978-7-5513-0257-9

I.①近… II.①刘…②林…③魏… III.①中国文学—近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①I215.0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9106号

近代名人文库精萃

林则徐 魏源

主 编 刘 东
著 者 林则徐 魏 源
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
封面设计 梁 宇
版式设计 刘兴福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E-mail:tbx802@163.com
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三河市玉星印刷装订厂
开 本 700毫米×960毫米 1/16
字 数 140千字
印 张 9
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13-0257-9
定 价 1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065200

目录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|
| 林则徐 | 1 |
| 诗词 | 1 |
| 散文 | 5 |
| 书信 | 21 |
| 魏源 | 27 |
| 散文 | 28 |
| 书信 | 68 |
| 诗词 | 69 |

林则徐

(1775—1850)

字元抚，一字少穆，号谿村老人，福建侯官（今福州）人。嘉庆九年（1804）举人，十六年（1811）进士。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历官御史、浙江盐运使、江苏巡抚，以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。后为陕西巡抚，擢云贵总督，因病辞归。咸丰初，命为钦差大臣，赴广西督办军务，至潮州病卒，谥文忠。他不仅是近代政治家，还是诗人、散文家。早期作品多为消闲遣兴之作，但仍然渗透着济时拯民精神。鸦片战争后之作，表达了对时局的深沉忧思和对投降派的指责和愤慨，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精神。文章多为奏疏等政事文章，切中时弊，活脱自如；书函情真意切，生动感人。遗著有《云左山房诗钞》《文钞》和《林文忠公政书》等。

诗词

高阳台和穆筠前辈韵

玉粟收余，罌粟，一名苍玉粟。金丝种后，吕宋烟草日金丝醺。番航别有蛮烟。双管横陈，何人对拥无眠。不知呼吸成滋味，爱挑灯、夜永如年。最堪怜，是一丸泥，损万缗钱！春雷歛破零丁穴，笑蜃楼气尽，无复灰燃。沙角台高，乱帆收向天边。浮槎漫许陪霓节，看澄波、似镜长圆。更应传，绝岛童洋，取次回舷。

驿马行

有马有马官所司，绊之欲动不忍骑。骨立皮干死灰色，那得控纵施鞭箠？生初岂充飒爽姿，可怜邮传长奔驰。昨日甫从异县至，至今不得辞缰辔。曾被朝廷豢养恩，筋力虽惫奚敢言？所嗟饥肠辘轳转，只有血泪相和吞。侧闻驾曹重考牧，帑给刍钱廩供菽。可怜虚耗大官粮，尽饱闲人圉人腹。况复马草民所输，征草不已草价俱。厩闲槽空食有几，徒以微畜勤县符。吁嗟乎！官道天寒啣霜雪，昔日兰筋今日裂。临风也拟一悲嘶，生命不齐向谁说？君不见太行神骥盐车驱，立仗无声三品刍。

病马行

生驹不合烙官印，肥皂乘黄气先尽。千金一骨死乃知，生前谁解怜神骏。不令鏖战临沙场，长年驿路疲风霜。早知局促颠连有一死，恨不突阵冲锋裹血创。夜寒厩空月色黑，强起哀鸣苦无力。昔饥求刍恐不得，今纵得刍那能食。圉人怒睨目犹侧，欲卖死皮偿酒直。马今垂死告圉人，尔之今日吾前身。

裕州水发村民舁輿以济感而作歌

皇天一雨三日强，积潦已没官道旁。众山奔泉趋野塘，平地顷刻成汪洋。高屋建筑势莫当，龙门激箭飞有芒。巨灵奋臂山精狂，裂破岩壑如沸汤。灵夔老蛟目怒张，挖土掷作黄河黄。对岸咫尺徒相望，翻身难傅双翼翔。思鞭鼃鼃驾虹梁，神刀鬼斧不得将。就其深矣舟与方，无船谁假一苇杭。仰睇云物纷莽苍，会见阴雨来其云。輿人缩足僮仆恇，我亦四顾心徬徨。村夫歛来灿成行，踊跃为我裹衣裳。舁我篮輿水中央，如凫雁泛相颉颃。水没肩背身尽藏，但见群首波间昂。我恐委弃难周防，幸以众擎成堵墙。我輿但如箕簸扬，已夺坎险登平康。噫嘻此民真天良，解钱沽酒不足偿。我心深感怀转伤，为语司牧慎勿忘。孜孜与民敷肺肠，毋施箠楚加桁杨，教以礼让勤耕桑。天下輿情皆此乡，世尧舜世无怀襄。

輿人行

輿夫习险百不惊，登山仍如平地行。凌危反试腾蹕力，连步不闻喘息声。眼前群峰矗如削，径窄林深石头恶。拍肩竟作云中游，失足真防天外落。心欲止之不可留，曲于旋蚁轻于猴。但看偃仰若无事，已是崔巍最上头。前者歌呼后者应，歌声啁晰难为听。我恐须臾系死生，彼方谈笑轻身命。嗟尔生涯剧可怜，劳劳竟日偿百钱。答言不觉登顿苦，生来惯戏岩巅。卸輿与汝息腰脚，残杯冷炙付汝乐。谁知酣戏夜无眠，野店昏灯纵搏博。

题曾静斋总戎大观巡海图

神山初日射金鳌，横海楼船下濑豪。鯤壑天风传鼓角，蚊门云水洗弓刀。清时纵少跳梁警，劲旅休忘战舰劳。准备图形上麟阁，天吴错绣折波涛。

题孙平叔宫保尔准平台纪事诗册

重瀛东去洋婆娑，州六岛外毗舍那。郑成功朱一贵歼夷郡县置，七日神速挥天戈。跳梁林爽文蔡牵亦授首，鲸鲵血溅沧溟波。鯤身不响鹿耳帖，比户响义嘉诸罗。噶玛兰开鸡笼拓，岛夷阡陌皆升科。上腴沃野岁三稔，陆处真作安乐窝。胡为哄争起蛮触，始祸只坐游民多。泉漳粤庄区以类，如古灌仇戈过。一朝睚眦辄推刃，但计修怨忘其他。或乘风鹤播簧鼓，瓿臾莫止流言讹。潜结番黎出獯穴，披发舞蹈惊天魔。深林密箐掳人入，强弓毒矢藏山阿。赤嵌城头急烽火，金厦羽檄纷飞梭。棘门灞上儿戏耳，威约渐积徒媿媿。横海楼船属连帅，乃假神手持斧柯。谓彼蚩蚩各秦越，吾惟一视无偏颇。天心厌乱神助顺，愿速集事无蹉跎。十更迢迢一针渡，风樯不动安白螺。节使渡海，历供左旋定风白螺。曼胡短衣属鞬鞬，刀头浙罢盾鼻磨。乘风破浪达彼岸，首问疾苦苏疲痾。大宣德威谕黔首，众皆感涕倾滂沱。扫除妖孽落黄斗，遂殄番割汉奸别名。祛么么。渠魁就擒胁者抚，匪以雄阵矜鸛鹅。功成更画善后策，要与休养除烦苛。朝廷策勋赉祥賚，影纓翠羽冠峨峨。秩躋疑丞媿周召，拜恩行复鸣朝

珂。从今东郡息桴鼓，长祝乐岁民康和。台草无节番穰熟，恬瀛如镜驯蛟鼉。不须图编更续筹海议，但听武洛来献番夷歌。

题潘功甫舍人曾沂宣南诗社图卷

宦游我忆长安乐，听雨铜街梦如昨。朝参初罢散鹞鸢，胜侣相携狎猿鹤。清时易得休沐暇，诗人例有琴尊约。金貂换取玉壶春，斗韵分曹劈云膜。招寻已喜苔岑同，怀抱岂辞毫素托。陌上东风盛花事，万柳毵毵桃灼灼。鼠姑开尽殿春开，琳宇瑶台趁行脚。崇效寺牡丹、丰台芍药，皆诗人游聚之所。消夏冰调太液凉，延秋云卷西山削。炉围三九寒裘拥，耐买十千画叉拓。四序流连付游屐，百端悲喜归吟囊。岂无叹息居不易，臣朔朝饥米难索。室如蜗角车鸡栖，衣似西华履东郭。秀句要教出寒饿，高歌未厌填沟壑。千秋人海几升沉，如此朋簪良不恶。连璧潘郎最少年，毫端光焰腾干莫。前躋沈宋后钱郎，日下题襟履綦错。顾余缩瑟吟秋蛩，如万牛毛一萤爝。偶喜追陪饮文字，敢擅风骚附述作。况自分符辞帝京，萍梗随流无住著。两度朝天未久留，觚棱回首栖金爵。五字长城辱君赠，曲高难和中心怍。癸未由吴中入觐，君赠诗奖借过情。未及奉和，至今为愧。比年忧患更辍吟，俗网纷纭苦缠缚。来重踏东华尘，扁舟先向横塘泊。君正逍遥茂苑春，篇补白华咏朱萼。矧闻乐善歌采菽，岂第诗人美涧酌。国肥不使一家肥，百顷义庄任芟柞。尚书惠心庇桑梓，舍人养志肯播获。时尊甫尚书公捐田千六百亩，为吴中义产，君实赞成之。采诗直媲上古风，徇路奚假道人铎。乃知温柔敦厚教，贵取精华弃糟粕。徒将风月恣嘲弄，或以珠玑佐酬酢。二南虽读仍面墙，古义何由式浮薄。如君真乃深于诗，训秉趋庭济施博。新词应上御屏风，讎止翻阶咏红药。鸣珂何日还春明，九天咳唾靠霏落。南皮高会西园集，重树风声振台阁。藤花吟榭古槐街，诗老余芳未寂寞。承平方待缉雅颂，印绶原非耀累若。愿君翺凤鸣朝阳，毋为独鹤翔寥廓。

区田歌为潘功甫舍人作

田父尔勿喧，听我区田歌。区田所种少为贵，收获乃倍常田多。问渠何能尔？只是下不遗地力，上不违天和，及时勤事无蹉跎。尔农贪种麦，麦刈方蒔禾。欲两得之几两失，东作候岂同南讹？我今语尔农，慎勿错放青春过。腊雪浸谷种，春雨披田蓑。翻泥欲深耙欲细，牛背一犁非漫拖。尔昔拔秧移之佗，禾命损矣将奈何？何如苗根直使深入土，不用尔手三摩挲。一区尺五寸，撒种但喜疏罗罗。及其渐挺出，茎叶畅茂皆分科。六度壅泥固其本，重重厚护如深窝。疾风不偃旱不槁，那有禾头生耳谷化螺？此术尔不信，但看丰豫庄中稻熟千牛驮。本书三十二说精不磨，我心黠之好匪阿。噫嘻田父母媿媿，莫负潘郎一片之心慈如婆。

中秋穆筠尚书招余及关滋圃军门天培饮沙角炮台眺月有作

坡公渡海夸罗浮，凉天佳月皆中秋。东坡诗序语。铁桥石柱我未到，黄湾胥口先句留。

今夕何夕正三五。晴光如此胡不游？南阳尚书清兴发，约我载酒同扁舟。日午潮回棹东指，是日退潮在午。顺流一苇如轻鸥。鼓柁健儿好身手，二十四桨可少休。快艇桨廿四不用。转眸已失大小虎，须臾沙角风帆收。是时战舰多貔貅，相随大树驱蚍蜉。炮声裂山杂鼓角，樯影蘸水扬旌旒。楼船将军肃铃律，云台主帅精运筹。大宣皇威震四裔，彼伏其罪吾乃柔。军中欢宴岂儿戏，此际正复参机谋。行酒东台对落日，犹如火伞张郁攸。莫疑秋暑酷于夏，晚凉会有风飏飏。少焉云敛金波流，夜潮汹涌抛珠球。涵空一白十万顷，净洗素练县沧洲。三山倒影入海底，玉宇隐现开琼楼。乘风我欲凌女牛，举杯邀月与月酬。霓裳曲记大罗咏，广寒斧是前身修。试陟峰巅看霄汉，银河泻露洗我头。森森寒芒动星斗，光射龙穴龙为愁。蛮烟一扫海如镜，清气长此留炎州。三人不假影为伴，袁宏庾亮皆吾俦。余与嶰筠、滋圃俱登峰巅。醉归踏月凉似水，仍屏僦从祛鸣驺。褰帘拂枕月随入，残宵旅梦皆清幽。今年此夕销百忧，明年此夕相对不？留诗准备别后忆，事定吾欲归田畴。

壬寅二月祥符河复仍由河干遣戍伊犁蒲城相国涕泣为别愧无以慰

其意呈诗

元老忧时鬓已霜，吾衰亦感发苍苍。余生岂惜投豺虎，群策当思制犬羊。人事如棋浑不定，君恩每饭总难忘。公身幸保千钧重，宝剑还期赐尚方。

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

出门一笑莫心哀，浩荡襟怀到处开。时事难从无过立，达官非自有生来。风涛回首空三岛，尘壤从头数九垓。休信儿童轻薄语，嗤他赵老送灯台。见《归田录》。

力微任重久神疲，再竭衰庸定不支。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谪居正是君恩厚，养拙刚于戍卒宜。戏与山妻谈故事，试吟断送老头皮。

出嘉峪关感赋

严关百尺界天西，万里征人驻马蹄。飞阁遥连秦树直，缭垣斜压陇云低。天山削摩肩立，瀚海苍茫入望迷。谁道骹函千古险，回看只见一丸泥。

东西尉侯往来通，博望星槎笑凿空。塞下传笳歌敕勒，楼头倚剑接崆峒。长城饮马寒宵月，古戍盘雕大漠风。除是卢龙山海险，东南谁比此关雄？

敦煌旧塞委荒烟，今日阳关古酒泉。不比鸿沟分汉地，全收雁碛入尧天。威宣贰负陈尸后，疆拓匈奴断臂前。西域若非神武定，何时此地罢防边？

一骑才过即闭关，中原回首泪痕潸。弃人去谁能识，投笔功成老亦还。夺得胭脂颜色淡，唱残杨柳鬓毛斑。我来别有征途感，不为衰龄盼赐环。

途中大雪

积素迷天路渺漫，蹒跚败履独禁寒。埋余马耳尖仍在，洒到乌头白恐难。空望奇军来李愬，有谁穷巷访袁安。松篁挫抑何从问，缟带银杯满眼看。

次韵答姚春木

时事艰如此，凭谁议海防？已成头皓白，遑问口雌黄。绝塞不辞远，中原吁可伤。感君教学易，忧患固其常。

次韵答王子寿柏心

太息恬嬉久，艰危兆履霜。岳韩空报宋，李郭或兴唐。果有元戎略，休为谪宦伤。手无一寸刃，谁拾路旁枪？

次韵答宗涤楼稷辰赠行二首

岂为一身惜，将如时事何？绸缪空牖户，涓滴已江河。军尽惊飞镞，人能议止戈。华严诵千偈，信否伏狂魔。

昨枉琼瑶杂，驰情到雪山。投荒非我独，寻梦为君还。但祝中原靖，奚辞绝塞艰。只身万里外，休戚总相关。

柬全小汀全庆二首录一

蓬山俦侣赋西征，累月边庭并轡行。荒碛长驱回鹤马，惊沙乱扑曼胡缨。但期绣陇成千顷，敢惮锋车历八城。丈室维摩虽示疾，御风仍喜往来轻。

次韵答陈子茂德培

送我凉州浹日程，自驱薄笨短辕轻。

高谈痛饮同西笑，切愤沉吟似北征。

小丑跳梁谁殄灭，中原揽辔望澄清。

关山万里残宵梦，犹听江东战鼓声。

次韵和穆筠前辈

蛮烟一扫众魔降，说法凭公树法幢。

域外贪狼犹帖耳，肯教狂噬纵村龙！

散文

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

再，江苏连年灾歉，民情竭蹶异常，望岁之心，人人急切。今夏雨暘调顺，满拟得一丰收，稍补从前积歉。乃自七月间江潮盛涨，沿江各县业已被水成灾。其时苏、松等属棉稻青葱，犹冀以江南之盈，补江北之绌。盖本省漕赋在江北仅十之一，而江南居十之九，故苏、

松等属秋收关系尤重。惟所种俱系晚稻，成熟最迟。秋分后稻始扬花，偏值风雨阴寒，遂多莠而不实，然大概犹不失为中稔。迨九月以后，仍复晴少雨多，昼则雾气迷蒙，夜则霜威严重，虽已结成颗粒，仅得半浆。乡农传说暗荒，臣初犹未信，当于立冬前后，亲坐小舟密往各处察看，见其一穗所结多属空稔，半熟之禾变成焦黑，实为先前所不及料。然犹盼望晴霁，庶可收晒上砬。不意十月以来，滂沱不止，更有迅雷闪电，昼夜数番，自江宁以至苏、松，见闻如一。臣率属虔诚祈祷，悚惧滋深。虽中间偶尔见晴，而阳光熹微，不敌连旬甚雨。在田未刈之稻，难免被淹，即已刈者，欲晒无从，亦多发芽霉烂。乡民以熏笼烘焙，勉强试砬，而米粒已酥，上砬即碎。是以业田之户，至今未得收租。

臣先因钦奉谕旨，新漕提前赶办，当经钦遵严饬各属，勒令先具限结，将何日开仓，何日征完，何日兑足开行，登载结内，并声明如有逾期，愿甘参办字样呈送；如不具限状，即系才力不能胜任，立予撤参，不使恋栈贻误。各属尚皆具结遵办。然赋从租出，租未收纳，赋自何来？当此情形屡变之余，实深焦灼。

又各属沙地只宜种植木棉，男妇纺织为生者十居五六，连岁棉荒歇业，生计维艰。今年早花已被风摇，而晚棉结铃尚旺，如得暄晴天气，犹可收之桑榆。乃以雨雾风霜，青苞腐脱，计收成仅只一二分。小民纺织无资，率皆停机坐食。且节候已交冬至，即赶紧种麦，犹恐过时，况又雨雪纷乘，至今未已，田皆积水，难种春花。接济无资，民情更形窘迫。此在臣奏报秋灾以后，歉象加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。

地方官以秋灾不出九月，不许妄报，原系遵守定例。然值连阴苦雨，人心难免惶惶，外县城乡不无抢掠滋闹之事。臣饬委文武大员分投弹压，现已安静。除宝山乡民因补报歉收挤至县署一案，另折奏明严拿提审外，其余情节较轻例不应奏者，亦当随案照例惩办，以戢刁风。惟据续报歉收情形，勘明属实，不得不照续被灾伤之例，酌请缓征。

正在缮折具奏间，承准军机大臣字寄：“钦奉上谕：‘近来江苏等省几于无岁不缓，无年不赈。国家经费有常，岂容以展缓旷典，年复一年，视为相沿成例？’并奉上谕：‘该督抚等不肯为国任怨，不以国计为亟，是国家徒有加惠之名，而百姓无受惠之实，无非不堪下吏私充囊橐，大吏只知博取声誉’等因。钦此。”臣跪诵之下，兢慄慙惶，莫能言状。

伏念臣渥蒙恩遇，任重封圻，且居此财赋最繁之地，乃不能修明政事，感召和甘，致地方屡有偏灾。极知经费有常，而不得不为赈恤蠲缓之请，抚衷循省，已无时不汗背颜，乃蒙皇上不加严谴，训敕周详，但有人心，皆当如何感愧？况臣受恩深重，何敢自昧天良！若避怨沽名，不以国计为亟，则无以仰对君父，即为覆载之所不容。臣虽至愚，何忍出此。即如上年臣到苏之后，秋成仅六分有余，而苏、松等四府一州于征兑新漕之外，尚带运十一年留

漕二十万石，合计米数将及一百八十万，为历来所未有之多。原因天庾正供，不敢不竭力筹办。其辛卯年地丁，督同藩司陈奎催提严紧，亦于奏销前扫数全完，业经专折奏蒙圣鉴在案。窃维尽职之道，原以国计为最先，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，朝廷之度支积贮，无一不出于民，故下恤民生，正所以上筹国计，所谓民惟邦本也。本年江潮之盛涨，系由黔、蜀、湖广、江西、安徽各省大水，并入长江，其破圩淹灌之处，原不止上元等六县，臣所请抚恤，第举其最重者而言。仰蒙圣上天恩，准给口粮，灾黎感沦肌髓，嗣经官绅捐资抚恤，臣即复行奏请毋庸动项，惟将所发上元、江宁、句容、江浦、仪征五县银两，留为大赈之需。其丹徒一县，捐项已有五万余两，并足以敷赈济，当将前发之银，提回司库。凡此稍可节省之处，均不敢轻费帑金。惟于灾分较重，捐项又难猝集之区，则不得不酌给例赈。臣等另折请拨之十三万两，系分给十二县卫军民，虽地方广而户口多，亦只得撙节动拨。此外无非倡率劝捐，以冀随时接济。惟频年以来，屡劝捐输，即绅富之家，实亦力疲难继。查道光三年大灾，通省捐至一百九十五万余两，至道光十一年，灾分与前相埒，仅能捐至一百四十二万余两。其余各年捐项较绌，此时闾阎匮乏，劝谕愈难。然睹此待哺灾黎，要不能不勉筹推解。臣与督臣督率司、道等，各先捐廉倡导，以冀官绅富户观感乐施。凡此情形，皆人所共闻共睹。如果不肖州县捏灾冒赈，地方刁生劣监，岂肯不为举发？而绅富之家又安肯听其劝谕？捐资助赈，至再至三，且捏灾而转自捐廉，似亦无此愚妄之州县也！至请缓之举，只能缓其目前，仍须征于异日，非如蠲免之项，虑有侵吞。州县之于钱漕，未有不愿征而愿缓者，至必不得已而请缓，且年复一年，则地方凋敝情形，早已难逃圣鉴，然臣初亦不料其凋敝之一至于此！

今漕务濒于决裂，时刻可虞，臣不得不将现在实情，为我皇上密陈梗概。查苏、松、常、镇、太仓四府一州之地，延袤仅五百余里，岁征地丁漕项正耗额银二百数十万两，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余万石，又漕赠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余万石，比较浙省征粮多至一倍，较江西则三倍，较湖广且十余倍不止。在米贱之年，一百八九十万石之米即合银五百数十万两，若米少价昂，则暗增一二百万两而人不觉。况有一石之米即有一石之费，逐层推计，无非百姓膏脂。民间终岁勤动，每亩所收除完纳钱漕外，丰年亦仅余数斗。自道光三年水灾以来，岁无上稔，十一年又经大水，民力愈见拮据。是以近年漕欠最多，州县买米垫完，留串待征，谓之漕尾，此即亏空之一端，曾经臣缕晰奏闻，然其势已不可禁止矣。臣上冬督办漕务，将新旧一并交帮，嗣因震泽县知县张亨衢办漕迟误，奏参革审，而漕米仍设法起运，不任短少，皆因正供紧要，办理不敢从宽也。今岁秋禾约收已逊去年，兹复节节受伤，甚至发芽霉烂，询之老农云：现在纵能即晴赶晾糟朽之谷，每亩比之上年已少收五六斗。就苏州一府额田六百万亩计之，即已少米三百余万石。合之四府一州，短少之米有不堪设想者。民间积歉已久，

盖藏本极空虚。当此秋成之余，粮价日昂，实从来所未见，来岁青黄不接，不知更当何如？小民口食无资，而欲强其完纳，即追呼敲扑，法令亦有时而穷。前此漕船临开，间有缺米，州县尚能买补。近且累中加累，告贷无门。今冬情形，不但无垫米之银，更恐无可买之米。至曩时，苏、松之繁富，由于百货之流通，挹彼注兹，尚堪补救。近年以来，不独江苏屡歉，即邻近各省，亦连被偏灾，布匹丝绸销售稀少，杈子母者即无可牟之利，任筋力者遂无可趁之工。故此次虽系勘不成灾，其实困苦之情，竟与全灾无异。臣惟有一面多劝捐资，妥为安抚；一面督同道府州县，将漕务设法筹办，总不使借口耽延。但本年已请缓征之处，尚不过十分中之二分有余，此外常、镇等处亦已纷纷续禀。臣覆其情形略轻者，无不先行驳飭。但天时如此，日后情形如何，臣实不敢预料！昼见阴霾之象，自省愆尤；宵闻风雨之声，难安寝席。并与督臣陶澍书函往复，于捐赈办漕等事，思艰图易，反覆筹商，楮墨之间，不禁声泪俱下！倘从此即能晴霁，歉象尚不至更加，如其不然，臣惟有再行据实奏闻，仰求训示遵办。

大江南北为各省通衢，且中外仕宦最多，一切实情，难瞒众人耳目，臣如捏饰，非无可以举发之人。我圣主子惠黎元，恩施无已，正恐一夫不获，是以查核务严，但民间困苦颠连，尚非语言所能尽。本年漕务自须极力督办，而睹此景象，时时恐滋事端。至京仓储蓄情形，臣本未能深悉，倘通盘筹划，有可暂纾民力之处。总求恩出自上，多宽一分追呼，即多培一分元气。天心与圣心相应，定见祥和普被，屡见绥丰，长使国计民生悉臻饶裕。臣不胜延颈颂祷之至！

谨将现办灾歉委无捏报缘由，沥忱附片具奏，伏乞皇上圣鉴。谨奏。

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

再，臣渥受厚恩，天良难昧，每念一身之获咎犹小，而国体之攸关甚大，不敢不以见闻所及，敬为圣主陈之。

查此次英逆所憾在粤省，而滋扰乃在浙省，虽变动若出于意外，其穷蹙正在于意中。盖逆夷所不肯灰心者，以鸦片获利之重，每岁易换纹银出洋，多至数千万两。若在粤得以复兴旧业，何必远赴浙洋。现闻其于定海一带，大张招贴，每鸦片一斤，只卖洋钱一元，是即在该国孟阿拉等处出产之区，尚且不敷成本。其所以甘心亏折，急于觅销者，或云以给雇资，或云以充食用。并闻其在夷洋各埠，赁船雇兵而来，费用之繁，日以数万金计；即炮子火药，亦不能日久支持。穷蹙之形，已可概见。又，夷人向来过冬以毡为暖，不著皮衣，盖其素性然也。浙省地寒，势必不能忍受。现有夷信到粤，已言定海阴湿之气，病死者甚多。大抵朔风戒严，自然舍去舟山，扬帆南窜。而各国夷商之在粤者，自六月以来，贸易为英夷所阻，

亦各气愤不平，均欲由该国派来兵船，与之讲理。是该逆现有进退维谷之势，能不内却于心？惟其虚性成，愈穷蹙时，愈欲显其桀骜，试其恫喝，甚且别生秘计，冀得阴售其奸。如一切皆不得行，仍必帖然俯伏。臣前此屡经体验，颇悉其情。即此时不值与之海上交锋，而第固守藩篱，亦足使之坐困也。

夫自古顽苗逆命，初无损于尧、舜之朝。我皇上以尧、舜之治治中外，知鸦片之为害，甚于洪水猛兽，即尧、舜在今日，亦不能不为驱除。圣人执法惩奸，实为天下万世计；而天下万世之人，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。若谓夷兵之来，系由禁烟而起，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，早已包藏祸心，发之于此时，与发之于异日，其轻重当必有辨矣。臣愚以为鸦片之流毒于内地，犹痲疽之流毒于人心也。痲疽生则以渐而成脓，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，原属意料中事。若在数十年前查办，其时吸者尚少，禁令易行，犹如未经成脓之痲，内毒或可解散。今则毒流已久，譬诸痲疽作痛，不得不亟为拔脓，而逆夷滋扰浙洋，即与溃脓无异。然惟脓溃而后疾去，果其如法医治，托里扶元，待至脓尽之时，自然结痲收口。若因肿痛而别筹消散，万一毒邪内伏，诚恐患在养痲矣。

溯自查办鸦片以来，幸赖乾断严明，天威震叠，趸船二万余箱之缴，系英夷领事义律自行递禀求收，现有汉、夷字原禀可查，并有夷纸印封可验。继而在虎门毁化烟土，先期出示，准令夷人观看。维时来观之夷人，有撰为夷文数千言以纪其事者，大意谓天朝法令足服人心，今夷书中具载其文，谅外域尽能传诵。迨后各国来船，遵具切结，写明“如有夹带鸦片，人即正法，船货没官”，亦以汉、夷字合为一纸。自具结之后，查验他国夷船，皆已绝无鸦片，惟英逆不遵法度，且肆鸱张，是以特奉谕旨，断其贸易。然未有浙洋之事，或尚可以仰息恩施。今既攻占城池，戕害文武，逆情显著，中外咸闻，非惟难许通商，自当以威服叛。第恐议者以为内地船炮，非外夷之敌，与其旷日持久，何如设法羁縻。抑知夷性无厌，得一步又进一步，若使威不能克，即恐患无已时；且他国效尤，更不可不虑。臣之愚昧，务思上崇国体，下慑夷情，实不敢稍存游移之见也。即以船炮而言，本为防海必需之物，虽一时难以猝办，而为长久计，亦不得不先事筹维。且广东利在通商，自道光元年至今，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。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，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，则制夷已可裕如，何至尚形棘手。臣节次伏读谕旨，以税银何足计较，仰见圣主内本外末，不言有无，诚足昭垂奕祀。但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，则以通夷之银，量为防夷之用，从此制炮必求极利，造船必求极坚，似经费可以酌筹，即裨益实非浅鲜矣。

臣于夷务办理不善，正在奏请治罪，何敢更献刍蕘。然苟有裨国家，虽顶踵捐糜，亦不敢自惜。倘蒙格外天恩，宽其一线，或令戴罪前赴浙省，随营效力，以赎前愆，臣必当殚竭

血诚，以图克复。至粤省各处口隘，防堵加严，察看现在情形，逆夷似无可乘之隙，藉堪仰慰宸怀。谨缮片密陈，伏祈圣鉴。谨奏。

答龚定庵书

定庵先生执事：月前述职在都，碌碌软尘，刻无暇晷，仅得一聆清诲，未罄积怀。惠赠鸿文，不及报谢，出都后，于輿中细绎大作，责难陈义之高，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，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。窃谓旁义之第三，与答难义之第三，均可入决定义；若旁义之第二，弟早已陈请，惜未允行，不敢再渎；答难之第二义，则近日已略陈梗概矣；归墟一义，足坚我心，虽不才曷敢不勉？执事所解诗人悄悄之义，谓彼中游说多，恐为多口所动，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。如履如临，曷能已已？昨者附申菲意，濒行接诵手函，复经唾弃，甚滋颜厚。至阁下有南游之意，弟非敢阻止旌旆之南，而事势有难言者，曾嘱敝本家姑瞻主政代述一切，想蒙清听。专此布颂腊祺。统惟心鉴不宣。愚弟林则徐叩头。戊戌冬至后十日。

致姚春木王冬寿书

春木、冬寿两先生师席：

别已四载，思何可言？去年仲冬及岁暮，在祥符河干，先后奉到春翁三书、冬兄二札并各赠滴戍一诗，及附录数首，所以爱惜而诲注之者，皆从胸膈中推诚而出，岂寻常慰藉语所能仿佛一二哉？三复细绎，背汗心铭，恨不能作累日面谈，以倾衷臆。又值河事孔艰之际，听夕在畚鍤间，未遑裁答。迨河上藏工，则仍有荷戈之役矣，行至西安，拮据而伏，几濒于殆，因是迟迟无以奉报，万罪万罪。

夏杪症始渐止，秋初由长安西行，比于兰州晤唐观察，询知两先生仍馆荆州，吟著如旧，虽皆不免依人，而韩、孟云龙合并之缘，为可羨也。

近者时事至此，令人焦愤填胸。贱子一身体咎，又奚足道？第爱我者既以累纸长言，反复慰谕，亦姑陈其厓略，不敢贻贤者以失听也。徐自亥年赴粤，早知身蹈危机，所以不敢稍避者，当造膝时，训谕之切，委任之重，皆臣下所垂泣而承者，岂复有所观望？及至羊城，以一纸谕夷宣布德威，不数日即得其缴烟之禀，禀中既缮汉文，复加夷字，画夷押，盖夷印，慎重如彼，似可谓诚心恭顺矣（原禀进呈，现存枢省）。遂于虎门海口收烟，徐与夷舶连檣相对者再阅月。其时犬羊之性，一有不愿，第以半段枪加我足矣。何以后来猖獗诸状，独不施诸当日？且毁烟之时，遵旨出示令诸夷观看，彼来观者归而勒成一卷书，备记其事，是明知此物之当毁，亦彰彰矣。收缴之后，并未罪其一人，唯谕以宽既往，儆将来，取其切结，以为久远通市之法度，他国人皆已遵具，即英国人亦已取具数结。惟义律与积惯卖烟者十余人，屡形反复，致以舟师接仗，我师叠挫其勦；彼即禀恳转圜。是冬明奉上谕，禁其贸易，

且叠荷密旨，区区税银，不足计较。徐曾奏请彼国已具结者，仍准通商，奉谕“究系该国之人，不应允准。钦此”，此办理禁烟之原委也。

英夷兵船之来，本在意中。徐在都时，所面陈者，姑置勿论，即到粤后，奏请放下沿海严防者，亦已五次，各省奉到廷寄率皆复奏，若浙中前抚军，则并牖列六条入告矣。定海之攻，天津之诉，皆徐所先期奏闻者。庚子春夏间，逆夷添集兵船来粤，徐已移督两广，只有添船雇勇，日在虎门操练，以资剿堵。而逆艘之赴浙，有由粤折去者，亦有未至粤而径赴浙者。是秋知有变局，徐犹自陈赴浙收复定海，而未得行。于是在羊城杜门省愆，不敢过问。迨和议不成，沙角、虎门先后失守，不得已仍自雇水勇千人，拟别为一队，未几奉有赴浙之命，遂以离粤，彼四月间事，固徐所未与闻也。到浙兼旬，奉文遣戍，行至淮、扬，蒙恩改发河工效力。自八月至今年三月，乃复西行，此三年来踪迹之大略也。

自念祸福死生，早已度外置之，唯逆焰已若燎原，身虽放逐，安能委诸不闻不见？润州失后，未得续耗，不知近日又复何似？愈行愈远，徒觉忧心如焚耳。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，是自取败也。沿海口岸防之已不胜防，况又入长江与内河乎？逆夷以舟为窟宅，本不能离水，所以狼奔豕突频陷郡邑城垣者，以水中无剿御之人，战胜之具，故无所用其却顾耳。侧闻议军务者，皆曰不可攻其所长，故不与水战，而专于陆守，此说在前一两年犹可。今则岸兵之溃，更甚于水，又安所得其短而攻之？况岸上之城郭廛庐，弁兵营垒，皆有定位者也，水中之船无定位者也。彼以无定攻有定，便无一炮虚发。我以有定攻无定，舟一躲闪，则炮子落水矣。彼之大炮，远及十里内外，若我炮不能及彼，彼炮先已及我，是器不良也。彼之放炮，如内地之放排枪，连声不断，我放一炮后，须展转移时再放一炮，是技不熟也。求其良且熟焉。亦无他缪巧耳。不此之务，即远调百万貔貅，恐只供临敌之一哄。况逆船朝南暮北，唯水军始能尾追，岸兵能顷刻移动否？盖内地将弁兵丁，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，而皆觐面接仗，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，未之前闻，故所谋往往相左。

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，“器良、技熟、胆壮、心齐”是已。第一要大炮得用，今此一物，置之不讲，真令岳、韩束手，奈何奈何！前曾觅一炮书，铸法练兵，皆与外洋相同，精之则不患无以制敌，扬州有刊本，惜鱼豕尚多，未知两君曾见之否？徐前年获谴之后，尚力陈船炮事，若彼时专务此具，今日亦不至如是棘手。为今之计，战船制造不及，唯漳、泉、湖三郡民商之船，尚可雇用。其水军亦须于彼募敢死之士，缘其平日顶凶舍命，有死无生，今以重资募其赴敌，尚有生死两途，必能效命。次则老虎颈之盐船与人，亦尚可以酌用，但须善于驾驭耳。逆艘深入险地，是谓我中原无人也。若得计得法，正可殄灭无遗。不然咽喉被梗，岂堪设想耶？两先生非亲军旅者，徐之覩缕此事，亦正为局外人，乃不妨言之，幸勿

以示他人，切祷！切祷！

大作未及尽和，惟谪戍五律，专为徐而作，谨次韵各一章，附请削正。……三、四两儿，年已渐长，而连年奔波，学俱不进。三儿子己亥岁，乘便在里中小试，谬掇一衿，现在却携此两儿出关，缘大儿汝舟，不能擅自随去，须奏明请旨，而大府均惮于代奏，是以随至关中，仍不能赴关外耳。诸叨注问，故以附陈。

此时江左军情，果能大得捷音，则如天之福。倘被久踞，则恢复之策，扼要首在荆、襄，须连结秦、蜀以为之。不知局中筹及否？龙沙万里，鳞羽难通，但有相思，勿劳惠答也。……余惟为道自重。不宣。愚弟林则徐手顿首。

壬寅仲秋上浣兰州旅次。

复邵蕙西书

蕙西大兄大人执事，中元后三日，得诵手教，辘辘数千言，于时事之得失利病，当代士夫之品谊文章，犁然抒发胸臆，不随俗为俯仰，非具范孟博澄清天下之志，许之将月旦士林之识者，曷足语此！惟于不佞奖借逾量，殊令人面赧舌舛不敢自信。岂退之所谓诱之使进于道者耶？至殷殷然属勿以年衰引身而退，则爱之愈挚而望之愈深。虽然，不佞之于执事，非有握手觐面之交也。间以一书相酬答，亦未及倾吐心曲也，而执事之肫切如是者，岂有私于庸鄙哉。在执事固或误采虚声而奖借，不佞之衰钝，无以深负厚望，且感且愧。

夫为国首以人才为重，此扼要之谈也。然人之才地各异，亦因用之者为转移。有才而不用与无才同，用之而不使之尽其才与不用同。且当其未用之先，犹有所冀也，及用之而不能尽其才，或且以文法绳之，猜忌谴之，则其人之志困而不能自伸，而天下之有才者，闻之亦多自阻。自古劳臣志士之不能竟其用者此也。以王伯安之才，国家所祷祀以求者也，然非本兵有人，则宸濠之役亦必为宵人所挠，而不足以有成。然则培养之、扶植之，使天下之才皆足以为我用，是所望于执事所谓虚公而好善之人矣。今日之人才诚不知其何如，而诚得虚公好善之人求之，则以汇聚、以汇征，因其所长而分任之，虽艰巨纷投未有不立办者，否则内忧外患交集于一时，安能以有数之人才分给之耶。况天下事，势合则易为功，势分则难为力，姚、宋、韩、范皆同心合意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，故功成而不甚劳。若武乡侯则三代下一人耳，而独任之而无为助，故终其身无一日暇，而成败不敢逆睹，非才分之有优绌，乃时之难易，势之分合为之也。

今之时势，观其外犹一浑全之器也，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。即得大有为者以振作之，尚恐其难以程效，况相率而入于因循粉饰之途，其何以济耶！狂澜东下，诚有心者所歔歔而不能已耳！执事所深嫉者在于剜肉疗饥，吮血止渴，此诚确论，然上下皆明知之而故蹈之，